



帕蒂·史密斯2007年在芬兰演出。



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

□书评人 暴暴蓝

很少有一本书，是你只要看作者名字，就不得了的想看的。

《只是孩子》就是这么一本好书，曾荣膺美国图书奖，但奖项对于帕蒂·史密斯这样的一位朋克教母而言有何意义？关键是这本自传体的历史记录，是整整一个辉煌艺术时代的缩影。

如今已经66岁的帕蒂曾在1989年、她终生的灵魂伴侣梅普尔索普因艾滋病去世前许诺，“我会写下我们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了，她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这本书用一种细腻优雅而又充满情绪张力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波西米亚的纽约都市图景，其中充满无数那个时代的巨星，满是理想、爱情、性、挣扎、沦陷、创作与才情。

作者帕蒂如今已是老奶奶，却一直是我的偶像，这位美国女

诗人与音乐家，1975年出版的第一张专辑《Horses》，令那个年代的垮掉派诗歌气质与冷硬的车库摇滚融为一体。当我住在一间漏水长蘑菇，天花板上爬满鼻涕虫的临建小屋，用一个双卡录音机播放帕蒂绝情地吟诵“上帝死于某些人的罪恶，但不是我的”时，还是一个愤怒惨绿的孩子。我激情澎湃地写下了我人生第一篇唱片评论，发表在《我爱摇滚乐》上。但那时十七岁的我并不知道这张唱片是在怎样的昨天里诞生。

而现在，我终于通过帕蒂几乎细密到指尖可以触碰到回忆，开始渐渐深入这张不朽唱片的渊源，背后关于爱情和灵魂的信仰，以及对美的追求。

《Horses》封套那张著名的牛叉照片，出自梅普尔索普之手，就是帕蒂昵称为罗伯特的家伙，当他穿着白T恤和工装裤在商

店打工做橱窗布置时，根本也不曾想过最终他惊世骇俗虐恋重口味的摄影，将在全国引发争议，并在美国国会引发轩然大波。这位帕蒂在纽约的初恋，也是终生的心灵伴侣，从最初的画家、拼贴艺术家，最终选择了照相机来自我表达，从纯真的男女爱情，发现并最终认同了自己的同性倾向，可仍旧与帕蒂保持了终生的爱，那是怎样的时代啊！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都将成为艺术家。”

帕蒂和她的爱侣都如此坚定，但除了坚定，她在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拮据的生活、对艺术世界的混乱探索。

总统只能有一个，艺术家也不可能有很多。这本书完整地解答了我的想象，帕蒂带着激情和勇气来到纽约，她注定要



参与到那个璀璨的时代中去，并且留下自己的名字。帕蒂·史密斯在书中带领我们一起徜徉在纽约的书店中打工，挨饿，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如雷贯耳，跟吉米·亨德里克斯坐在顶级录音棚的楼梯上聊天，看着他的绣花背心和喇叭裤；与詹尼斯·乔普林一起喝酒……然后听闻他们的死讯，他们都在27岁时，告别人世，却都留下了迄今仍旧无法忽视的音乐财富。

书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场

《只是孩子》

作者：帕蒂·史密斯(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定价：39.00元

景。在那举世闻名的切尔西酒店相遇，艾伦·金斯伯格曾请帕蒂吃了一顿大餐。但是吃饭吃到一半，艾伦忽然凑近了吃惊地问帕蒂：

你是个女的？

帕蒂很尴尬，于是问艾伦，是不是自己不能继续吃完。这个情节把我笑坏了。众所周知，艾伦·金斯伯格，垮掉派的老大，是个同性恋，他把帕蒂当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帕蒂本人用瘦削的中性公众形象去掉了女性风格，却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方式，与当时的民谣摇滚、朋克运动一起挥剑砍向消费主义至上的迪斯科时代。

艾伦说，没事哈，咱们吃。

咱们吃！就像面对一场丰盛的大排档，我把书来来回回啃了三遍。

我们都只是孩子。

被捧杀的孩子，被消费的偶像

□书评人 扭腰客

无论哪一本书，只要提到科特·柯本或者涅槃乐队，就一定绕不开他27岁那年的死。而死亡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件，就像他留下的音乐一样纯粹，哪怕是颇为争议的自杀。《公告牌》杂志在提到迈克尔·阿泽拉德时表示：《关于一个孩子：涅槃的故事》一书是最出色的摇滚传记。要知道，评论家的脑子里总是不乏花样百出的形容词，而每一本关于摇滚的书他们都给予类似的评价。传记这种文本，适合自恋和膜拜，涅槃真正的粉丝从来都是从音乐出发，以音乐结束。

该书引进国内是今年下半年，而阿泽拉德的原作于1993年就已经出版。由于国内介绍涅槃乐队尤其是灵魂人物科特·柯本的书实在太多，所以郝舫那

本资料汇集的《灿烂涅槃》不免先入为主。而客观来说，《灿烂涅槃》首先从《关于一个孩子：涅槃的故事》借鉴了太多史料，其次才是郝舫自说自话般的观点附加于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细心的读者会觉得并未注明资料摘引出处的《灿烂涅槃》有抄袭嫌疑。

综合来说，阿泽拉德的“母本”在完整程度上及细节准确率上比“二手译介”的《灿烂涅槃》高出不止一个层次，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竟然不替死人说好话。按照常规，他本可以像所有的传记作者一样，用伤感乘以肉麻的双重虚伪把涅槃和柯本捧上天，以此来满足所有的脑残粉。可是他没有，他不仅没有指鹿为马，反而将他眼中狂躁、肮脏、脆弱却又才华横溢的柯本原本本写了出来。反观《灿烂涅

槃》，在一味抬高柯本的同时也不免看出作者本身的自恋和对其他流行音乐流派的歧视。

斯科特·金斯利说：“在艺术领域，男性的表现都是干巴巴的。而有勇气的女性，一旦进入艺术领域了，往往就比男人更容易打动人。”这话有道理，但得分场合。阿泽拉德把相当多的篇幅分给了柯特妮·洛芙——科特·柯本的遗孀，而她在采访时吸毒High翻译无伦次乃至暴饮暴食。很难说她是无视亡夫的离去，还是太在意他的死，但就客观音乐成就而言，柯本秒杀同为摇滚青年的柯特妮。

不得不说，与科特·柯本的结合给了柯特妮很多经济上的帮助，她的女子乐队Hole(洞穴)的专辑《Live Through This》当年不痛不痒的成功，或多或少也依仗于她摇滚明星妻子这一身



《关于一个孩子：涅槃的故事》

作者：迈克尔·阿泽拉德(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

定价：36.00元

一个粉丝淫中的“孩子”。而在阿泽拉德的笔下，他真的不是这样。偶像的价值在于在成长的过程中，给予你精神上的力量。如果将涅槃的音乐弃之不顾，只对着海报和传记顶礼膜拜，那么我们少年时代的追求和抗争就彻底的丧失了意义。

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该书的中文版本在翻译上略去了很多原文出处，这为喜欢查资料的读者添了不少麻烦。因为该书译者明显不是摇滚乐迷，屡屡出现将“回音和兔人”拆分为“回音”和“兔人”两个乐队这样的失误，更不用提将the Cobains(柯本夫妇)翻译成“柯本家族”这样的低级错误。可是话又说回来，现在有出版社肯引进、介绍这本著作就应是一大幸事，只期待以后此类译介会越来越专业。